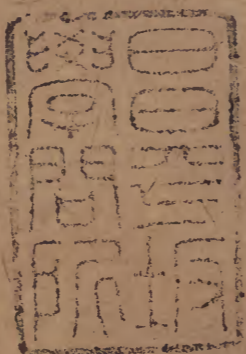


鴻書

百九之八



漢書門			
三〇五	九	一	二〇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五	二〇
類	號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50
冊數	20 (20)	
函號	367	5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I: Kodak





第一百五卷

紀龐部八

補遺二

淺草文庫

官人

方服

四維

藍莫國

五病

八柱

配十二時

書運

卞和

夏姬

辭疾

陰禍

妬婦

良介

倉梧尾生

阿沙不花

嚙嚙

更正僧人

西湖醉老

徐天全詩

漁詩苦樂



富有時

蛇王

白燕詩

分崔集古

六備

有道者處之

伐國之因

日費千金

思親操

孔子操

大言賦

小語賦

百年調

四時調

慷慨調

苦寒行

隴西行

東門行

置酒高堂上

昔昔鹽

元朝總斷

劉氏鴻書卷一百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龐部八

補遺二

王者官人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智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謂之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憊於鄉曲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唯言之聽以事君



者厮役也

賈誼新書

凡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周官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又曰聖君設度量置

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管子

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皇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卽舍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淨潔

法顯記

夫失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狗智巧以憂畏狗得失以勞苦狗禮節以身世狗財利四狗不置心爲



之病矣極力勞形譟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為  
 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饑脾為  
 之病矣呼呌過常辯爭倍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為  
 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為  
 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而重重  
 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本草衍義序

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  
 山大川孔穴相通按此則八柱宜擎地者而張說為姚  
 崇墓表乃云八柱擎天似誤用矣 河圖括地象  
 一日百刻配十二時之數有謂子午二時則十刻其餘

十時皆八刻者有謂時自時刻自刻不相干涉者惟三  
 山林永叔謂一時得八刻十二時得九十六刻尚餘四  
 刻又以每刻分為六十分四刻計二百四十分布之十  
 二時之間則每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有先初初刻者  
 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十分  
 初初刻 六十分 初二刻 六十分 初三刻 六十分 初四刻 六十分 正  
 初刻 十分 正一刻 六十分 正二刻 六十分 正三刻 六十分 正四刻  
 六十分 總而計之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見矣今之百中  
 經所載每時有八刻三分三秒而於分之極處難於結  
 絕終不如林說爽明林之先初初刻與正初刻雖立兩



款皆不可以實刻筭直因派有二十分姑增立此二名  
爾與他八刻各占六十分者不同所謂時刻不相干者  
未必無見 烏衣佳話

人間世諸物皆有聚有散豈能久存而書為甚且多罹  
火災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書之厄  
也久矣今撫其槩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  
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  
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清樓龍圖  
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  
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

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  
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  
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  
兼至萬卷韋述所蓄二萬卷鄴侯李繁插架三萬卷金  
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二千四百餘卷宋  
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陳氏王  
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邨  
鄆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  
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至四萬三千餘卷  
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書不與焉次如



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其後無不厄於兵  
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  
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  
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  
八百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  
兵火至於蜀中三李秀岩東牕鳳山三族號為史家所  
藏僻書尤多後亦無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  
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  
於火又聞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  
問其頗是 建文所書摩窠大字御書樓三字蓋我

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御札藏其間後亦被焚所藏書  
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畫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  
煨燼可勝惋惜

鳥衣佳話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  
石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  
王又以為欺恐復斬其一足平王死荆王立和復欲獻  
之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  
遣問之於是和隨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  
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  
經荆山精氣鬱浹谷巖中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



難為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閻昧信讒言斷截兩足  
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歔  
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於汶進寶得刑  
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琴操

夏姬者陳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為

皇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父皆通焉

或衣或裝或裝其播播蔽以獻於朝列女傳

高彪謁馬融辭疾不見彪覆刺與書曰聞高風為日久

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

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君華

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

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

還漢雜事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

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

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

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

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

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

不增一口期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



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  
 及後汝為善事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  
 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  
 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  
 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  
 何如爾 畫永編

馮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  
 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  
 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  
 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 敬通集

後漢馬良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睦二家幸  
 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  
 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有納以  
 慰將命權大悅之 蜀志

昔倉梧丙娶妻美而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  
 焉尾生與婦期於水邊暴水至而不去欲以為信也則  
 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  
 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之粟出居於陵欲以為  
 廉則不如無廉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



爲義則不如無義焉

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初爲都指揮使時帝封懷寧王總兵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花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脫脫從行後果爲名臣及帝卽位之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沙不花頓首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麩菓是好姬嬪是孰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

喜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

元史

至正年翰林承旨夔夔卒初夔夔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夔夔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諫臺言之諫臺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



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  
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巉巉善真行草  
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元史

元泰定年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  
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  
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  
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  
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  
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  
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

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綱鑑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名永樂間其過赤壁詩  
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  
漢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  
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煙蕪一時人皆傳誦  
稱曰杜赤壁又虛齋曹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  
年遺事說東風不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亦  
有意味吳匏應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  
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  
與東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卽其人也微



匏庵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鳥衣佳話

朱

武功伯徐天全先生集其禁垣夜直之詩云碧天如水  
睿光流風物清新滿帝州雲裏笙歌雙闕迥月中砧杵  
萬家秋蓬萊樹色連瓊島太液波聲接玉溝獨有玉堂  
人不寐六箴將曉獻宸旒此詩卓然唐人風度

新知錄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  
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櫂看晚濤接  
羅拋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鄭  
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  
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戶部

華伯榮

云天外閒雲

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漁如舞只爲心安  
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  
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  
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  
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鬚鬢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  
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  
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蓑不去身三尺銀  
編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  
同而寫景咏物各極其妙

鳥衣佳話

洪武初峴山富室有徐富九居積甚饒而田產園亭之



盛莫與爲儷一日驅車往州望見道上一蚯蚓長而且大其色如血富九心甚怪之因馬行驟不能久視猶回首戀戀不已後見一婦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馬以候其來問之婦不能隱乃出一金釵告曰此纔拾者富九聞其語縱之去因歎曰精金變幻有如此者見而不我得而歸於一婦人我時去矣我禍速矣歸以田產盡散族人及貧乏者穹室遂宇一火盡之孑然如素貧者越三月朝廷知其豪富遣使籍其家至則蕩然一空竟以獲免全生以終天年蓋亦知幾之哲人矣

烏衣佳話

世傳方遜志先墓有蛇穴其祖欲焚之夜夢一人來祈

曰我蛇王也容三日徙去方不可其人曰殺我能致汝滅族遂寤明日焚蛇千萬而孫婦挽身得男故先生平生好以舌舐唇如蛇果致赤族之禍按江湖紀聞吳玠以殺金平多樹木能藏金謀者欲焚之一媪懇云容三日徙去必殺我我滅汝族玠不聽遂焚之其日有氣一道飛入玠子婦室產孫曦果以降金誅滅御河東畔柳條春天女驚看色更新飛絮乍迷波上影避風初化掌中身霓裳散采人如玉雪羽凝寒月似銀愛爾素衣不染詎愁京洛有緇塵

張之象

昭陽宮裏洗

新粧粉黛三千枉斷腸不是樓臺涼似水誰教毛羽化



為霜河邊度影銀生色花底銜泥玉有香莫向眾中跨  
 素質蛾眉偏妬雪衣娘李先芳曾是烏衣國裏身玉樓瓊  
 榭換丰神雙飛剪出機中素獨立收成掌上人月下步  
 搖花有態水邊飄動襪生塵陳王亦自多情調洛浦相  
 逢總未真黎民表差池素羽度銀潢亂入楊花拂苑墻神  
 女江邊瓊作佩天孫月下玉為粧雙棲曾憶連珠樹獨  
 語俄驚點畫梁春色上林堪自媚翻飛還欲向昭陽吳守  
 海上遙思玳瑁梁御溝東畔幾迴翔瑤臺乍過疑無影  
 珠樹曾棲半帶霜風裏差池飛玉鳥月中粧束舞霓裳  
 誰云京洛緇塵化猶有銜恩繞建章歐大任玉河白燕

楚中有一縉紳崔公鶴樓詩分作八首集古句成之今  
 錄於後昔人已乘白雲去江海茫茫何處尋芳草連天  
 迷遠望薄雲籠日弄輕陰一春魚雁無消息萬里江山  
 自古今百尺朱樓閒倚遍洞庭猶憶在前林○此地空  
 餘黃鶴樓成仙人去幾千秋雲飛雨散知何處葉落猿  
 啼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極野煙踪跡似東周此時悵  
 望人多少仙鶴空成萬古愁○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  
 長在水潺潺如何一諷神仙事却望千門草色間城下  
 煙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銜山征帆去掉殘春裏飛鳥  
 空慙倦未還○白雲千載空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縱



酒欲謀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遊長安北望三千里大  
府南來第一州前後登臨思無盡思歸時亦賦登樓○  
晴川歷歷漢陽樹却惹空山舊曉煙樓上北風斜捲席  
洞庭秋水遠連天公車未結王生襪壯志仍輸祖逖鞭  
黃鶴樓中吹玉笛水寒煙淡落花前○芳草淒淒鸚鵡  
洲謝公此地昔曾遊鳥啼花發人何在仙去臺空跡尚  
留知愛魯連歸海上共嗟王粲滯荊州高樓惆悵凭欄  
久惟見長江天際流○日暮鄉關何處是杜陵遠客不  
勝愁終期直道扶元化敢負吾君作楚詞北極朝廷終  
不改楚天雲雨盡堪疑酒酣往事多興念黃鶴樓前吹

笛時○煙波江上使人愁幾度高吟寄水流花界三千

春渺渺銀河一帶水悠悠仙人有待乘黃鶴身外無機  
任白頭遙望洞庭山水色春風一夜帶歸舟鳥衣佳話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  
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能懷  
天下恩蓋天下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不失天下事  
而不疑則天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  
以爲天下政六韜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  
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



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六韜

昔日周武王問太公曰吾欲少間謀而極用人之要呂望對曰視賞如登山之高視罰如谿水之深太上之人自無過舉其次者貴於補過使下人無得私語而議上諸罰有罪而請不罰者死諸賞有功而請不賞者死伐人之國必因其國之有變而伐之示之財貨以觀其國之窮否示之困弊以觀其人之病否彼在上者乖張而在下者離散此伐國之因也尉繚子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

費千金内外抵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古者八家同井一夫出征七家皆不得安也孫武子

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

洋洋兮青泠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罾張置兮思我父母

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虞舜思親操

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

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

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

鄴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

其樂只且孔子陬操



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室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稱曰操是太尉戮匿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難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垂溷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爲與剖糝糟以爲舟憑蝸皆以顧盼附蟻蠓而遐遊又

曰館于蠅鬣宴于毫端烹虱腦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嚼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景滅昧昧遺形織於毳末之微篋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善賜雲夢之田

文選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符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亨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避



近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足以爲  
擢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  
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蟻之崇  
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杪頭

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時顏如舜華曄有暉體如飄風  
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遠清酒將炙  
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二十時膚彩津澤人理成美目  
淑貌灼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譚雅步何盈盈清酒  
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  
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卮氣如熏辭家觀國綜典

文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四十時體力克  
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  
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五十時旄杖節鎮邦家鼓  
鍾嘈噴趙女歌羅衣絳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  
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言柰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葉  
亦隆駢駕四牡入紫宮軒冕媿那翠雲中子孫昌盛家  
道豐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七十時精爽  
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  
修髮獨長歎八十時明已損聰去耳前言徃行不復紀  
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



九十時日告耽庠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  
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心安危感念平  
生淚涕交揮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  
患日若濁鏡口垂涎呼吸頓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  
安

藝文類聚

梁武帝春歌曰堦下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  
情來不自恨又夏歌曰江南蓮花水紅光復碧色同絲  
有同藕異心無異藕又秋歌曰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  
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又團扇歌曰手中白團扇  
淨如秋圓月清風任動生嬌香乘意發又襄陽白銅鞮

歌曰龍馬紫金鞍翠氍白玉羈照曜雙闕下知是襄陽  
兒

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  
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  
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  
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  
不受錢

復孟忱煉詩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  
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  
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



梯藪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  
路薄春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  
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魏武苦寒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  
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  
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  
堂上坐客氎氎餽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  
客客言主人持却畧再拜跪然後特一杯談笑未及竟  
左顧敕中厨促令辦麤飣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  
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

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古隴西行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  
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  
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觀滄海  
一解

孟冬十月

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鷓鴣雞晨鳴鴻鴈南飛鷺  
鳥潛藏熊羆窟棲錢罇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正設以通  
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冬十月  
二解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

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贖深奧水竭不流水  
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  
至哉歌以詠志

河朔寒  
三解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



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  
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末年幸甚至哉歌以

詠志

龜雖壽四解。魏武東門行。

置酒晏友生高會臨踈櫺芳俎列嘉肴山罍滿春青廣  
樂充堂宇絲竹橫兩楹邯鄲有名倡承閒奏新聲八音  
何寥亮四座同歡情舉觴發湛露銜杯詠鹿鳴觴謠可  
相娛揚解意何榮顧歡來義士暢哉矯天誠朝日不夕  
盛川流常宵征生猶懸水溜死若波瀾停當年貴得意  
何能競虛名

宋孔欣置酒高堂上

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

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歛  
千金咲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翬同  
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

北今歲徃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薛道衡世口此句

元太祖深沉大夏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  
西域太宗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量時度宜庶民樂業  
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定宗以母后稱制加之  
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宗雄毅寡言不好宴侈屢立大  
功至世祖帝仁明英武故能混一區宇坐致太平求賢  
納練知人善任矣臣如許衡姚樞劉秉忠史天澤王鶚



李道復等謀謨廟堂武將如伯顏阿里海涯張弘範李  
恒董文炳等攻城掠地大闢嘉猷制禮作樂民物阜康  
夷狄之盛古未有也成宗垂拱而治善於守成武宗封  
爵太盛至元大德之政稍有變更仁宗聰明恭儉通達  
儒術受養民力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爲元盛德守  
文之主矣英宗用法無私果於誅戮奸黨畏罪遂爲所  
弑泰定以支庶入繼災異數見君臣之間未見其引咎  
責躬之實然能知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  
斯其足稱明宗迎立朔漠文宗攝位改元行幄暴崩文  
宗難逃弑逆詔除廟主豈不宜哉寧宗幼冲月餘而斃

至于順帝性柔少斷奸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  
紊至元三年廣州賊朱光卿自稱大金國自後群盜蜂  
起稱弥勒佛治世迭興迭滅至正十一年妖人劉福通  
徐壽輝等又以白蓮會燒香聚衆紅巾爲號天下大亂  
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國珍據浙東張士  
誠據浙西胡玉珍據四川陳有定據福建何真據廣東  
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據山東朝廷命將如擴廓帖木  
兒孛羅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等自爲讐敵連年攻擊  
帝復不悟迎西蕃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  
不恤政事荒於淫樂致群雄割據稱帝稱王垂二十年



曆數屬于 大明四海九州復歸一統於戲盛哉是歲  
戊申春正月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  
統天大孝高皇帝登寶位于南京建元洪武元年復中  
國之統國號曰 大明傳國祚於萬萬年矣 黎古剛論

至正鴻書卷

第一百六卷

紀麗部 九

補遺 三

十數

杞憂

五事

百八道君

不雨

殷人喜

殷國妖

靈王二臺

南子

銅鞮伯華

阮師刀

七扎弓

夢赤熊

罷推車

繫涇水

獻豕

當武安君

姬爭后

未知稅駕

弗與一布

嫪毐驕奢



蠡舟墨水

陛下已壯

大怒干齋

王慙更服

戒微行

曹褒正禮

張奐伏羗

萬世之秋

誠兄子

長久之計

中台之位

抵肉

督郵顏回

奇名字

曹植詩

報父讐

吾志足矣

不能為郎

羊陸交讐

戲般

携箸飲噉

祭梁鴻文

當求柱國

綠珠篇

東國西國

龍淵善相

天子在門

着百戲衣

餅說

張僧繇

急淚

三穴

沈光誓戰

殿脚女

無粉本

剩天子

秦叔寶

勾當羣牧

張紅

佛寶諸香

靈芳國

與朕作主人

飲鳩不死

甘露羹

小女拒賊

高歡趣蒲津

鄧氏剛決

殺雞刀

嬖妾解愁

蜀王衍

李景讓母

軍莫有變

議汰冗食

能子能臣

三洲人

芍藥名將離

易林深旨

儒吏論

宋玉賦

古樂府



琴歌編蓬

菊水芳馨

情不能已

卜放

於陵先生

張循王兄

補遺

秦郊寶

劉淵文

劉氏鴻書一百六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紀龐部九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補遺三

十數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東北大澤也晉有大陸今鉅鹿北廣河澤也秦有陽陝今扶風汧縣西也宋有孟諸今梁國睢陽縣東北也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也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也齊有海隅海濱廣斥燕有昭余郡今太原鄆陵縣北澤是也鄭有圃田今滎陽中牟西圃田澤是也周有焦

鳥書 卷二百六



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爾雅

杞國有人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又有憂彼所憂往曉之曰天積氣耳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對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墮亦不能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對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何憂其壞其人大喜列子

爰用五事建用皇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枉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次二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效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三曰視視之不

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果蟲之孽次四曰聽聽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

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火五曰思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咎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垂孽時則有牛禍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霧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尚書

大傳

玉皇諸錄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



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太省宮  
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  
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  
微率以真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  
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

大真科

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  
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命  
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  
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  
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

雨命巫祝而暴之暴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農求雨書

神

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琬臺之珠玉命南宮  
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  
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  
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  
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  
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  
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復徵之乎

帝王世紀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或  
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有兩石大者如甕小者如箕  
嘗六月而雪深尺餘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  
殷國之大妖四十七章殷君喜殺人喜以人飴虎喜割  
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狐人之子喜刑禍喜以信  
爲欺欺者爲忠忠諫者不實以君子爲下小人爲上以  
便佞爲相政苛令暴萬民愁苦好田獵畢弋走狗飾爲  
喜修池臺宮七十有三所大宮百里喜爲酒池糟丘而  
牛飲者三千人喜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尺丈無錙銖  
無秤衡無功賞無罪誅此殷國之妖也 六韜

周靈王宮中二十三年起良路之臺二名宣昭之臺聚  
天下異木神工得嶠谷隱生之樹臺周足矣其木有龍  
蛇百獸之形飾水精爲泥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  
弘能招致神異王登臺忽見二人乘空而至乘遊飛之  
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絳緝毛羽王卽迎之上席時天下  
大旱地裂木然一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  
雪飛坐者皆口禁井池水堅可琢久設狐腋素裘紫熊  
大褥是西域所獻施於臺上又一人以指彈席上而暄  
風入室裘褥皆棄臺下 拾遺記

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



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  
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典畧

孔子喟然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  
曰願聞其爲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  
不出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  
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其可也若夫有道誰  
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  
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  
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  
用也惡有道而無天下君子者乎

家語

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於  
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光色燁  
耀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既致之開宴設饌  
而問焉金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鍊用陰陽之候取  
剛軟之和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其刀平背夾刀方  
口洪首截輕微絕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動之異

物理

論

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  
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泰山之阿一  
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



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支右手發箭左手不知公以其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列女傳

晉平公夢見赤熊鬪屏惡之而有病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咲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為天王祟見之堂用正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瑣語

趙簡子上羊關阪羣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為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為戮也君雖聞為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為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夫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為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新序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渭



三百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  
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卒使就渠渠就而用注四萬餘  
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因命曰鄭  
國渠 史記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圃不  
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  
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今衡官  
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鈞  
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嚮之王乃命水夫膳之夕  
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

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燕相游

乎魯津有赤龜奉臂而獻一二夜光珠 苻子

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秦  
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  
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  
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嚴尤三將敘

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請見陰姬公爲畫計  
公稽首曰誠如君言喜卽奉書詣中山王曰臣聞趙強  
卽中山弱臣能弱趙而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喜曰  
臣願乞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



推爲資未可豫陳也乃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  
容佳麗之所出也今來至境入都邑人民謠俗容貌后  
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見多以周流無所不至未  
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不知者將以爲神其容貌顏色  
過絕人矣乃其眉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  
非諸侯之姬趙王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對曰非臣所  
敢議願王無泄喜歸報中山君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  
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聞其乃欲請陰姬  
中山君作色不悅喜曰趙強國也請之必矣王不與之  
卽社稷危與之卽爲諸侯笑王立爲后以絕趙王請可  
也遂立爲后趙王亦無請也

戰國策

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  
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斯前  
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  
荀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秦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  
其驚困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  
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者也

太平御覽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  
價千金鄰子弗與一布爲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鄰子  
不與彼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



衛青少時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  
得無笞罵卽足安得封侯事平方貧賤時豈惟人不已  
信已亦不能自信矣

餘冬序錄

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  
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棋博飲酒爭言而  
聞頃目大呼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寡人子何敢與我  
亢所與鬪者走自始皇始皇大怒毐因作亂戰咸陽宮  
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僕殺之取皇太后  
遷之咸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闕下  
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謁諫始皇遂以千乘萬

騎自迎太后歸咸陽太后喜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

曰抗在令直使敗更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

茅君之力也

太平御覽

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求天下異術有宛渠之民乘蠡舟  
泛黑水而至於雍部始皇與之語及天初開之時如親  
見始皇問曰聞子明於見遠願聞其術對曰臣之國去  
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焉日月之所不照以萬歲爲夜  
其晝則天豁然中開濶數百丈萬歲還合則爲一日也  
及其爲夜琢燃石以代日光此石出於然山其土石皆  
自光明鑕斬皆火出大如栗則暉曜一室昔炎帝時火



石國人獻此石也

王子年拾遺記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道然令人主和悅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遊卿以帛五十疋賜乳母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製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私乳母先郭舍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勿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郭舍人卽言罵之曰咄老女子

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向須汝乳而活耶於是武帝憐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史記

北海周澤字雉都爲太常恒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謝論者譏其激發不實又諺曰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旣作事復低迷

漢官儀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特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



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涉世雄談

上嘗至柏谷夜投亭長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種稼穡何忽帶劍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嬰少年十餘皆持弓矢刀劍欲圖上嫗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不如因禮之出謂上曰此翁好飲酒狂悖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因殺雞作食平時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十斤其

夫為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漢武故事

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定禮制之儀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失得帝曰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乃召曹褒詣嘉德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令宜依制條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一百五十篇

曄後漢書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鏃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涉世雄談

齊武王縝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縝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

後漢四王傳

漢馬援誡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  
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  
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漢書

光武問趙憙以長久之計憙請遣諸王就國上遂遣魯  
王興齊王石就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  
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淮間游京師與諸  
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弟當屏居  
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  
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

疎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  
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  
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  
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  
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  
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  
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千數  
呂种以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後漢書

蔡茂字子禮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  
懈茂初在廣漢夢在大殿之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



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辟賀為掾

范曄後漢書

李充延平年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將徵充為博士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亮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得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存不合騭欲絕其論以肉噉之充搯肉

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

後漢書

宋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為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聞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張璠

漢記

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濤尚迄寘觥舜何音礦訖王音賢

莽舉昆舉羗褒熒推武后命宗秦窳數斗二字行之制以



嬰爲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巖亦制龔字儼爲名  
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字  
改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真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於  
時乃以追來爲歸巧言爲辨小兒爲黠神蟲爲蠶如斯  
甚衆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  
造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更生爲甦先  
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二公之言其致感於同文  
之盛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爲地  
十千萬萬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  
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然嘗攷之但有莖孽惡生四  
字合證作鍾君作周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  
上俗書者養爲矮養爲齋閨爲穩奎亦爲穩仆音孀小  
兒也丕音勒人瘦弱也丕音終人亡絕也忝音臘人不  
能舉足也歎音大大女及姊也屈音礪山石之巖窘也  
門音攔門橫關也余音酋言人在水上也次音魁言沒  
人水下也馱和馱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乜音胡  
言多髭也并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  
足字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謀訟  
彼欲誣陷人動曰毕灌賴之事毕字惟見雲南耳餘冬  
序錄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織羅妖姿艷麗芬若  
春花紅顏韡曄雲髻戔戔彈琴撫節爲我絃歌清濁齊  
均旣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又雜詩曰南國有佳  
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  
謔爲登皓齒俛仰歲時暮榮曜寧久恃又美女篇曰美  
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  
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  
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  
駕休者以忘食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  
高門結重關容華暉朝日誰不希令顏

藝文類聚

尹牙字猛德太守南陽滿寵下車牙以德進幹任喉舌  
寵雖當國厚祿而懷愧戚見於顏色牙常用怪焉曰伏  
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瘁之思何也寵謂牙曰父爲毛  
周張所害重仇未報並與戴天非孝子雖官尊祿重而  
耻未報是以長愧而無耻也聞孝馬牙與校圍交通遂  
充騶馬之戢乃先醉張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  
知張必將今起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  
首而還

廣州先賢傳

先主遣少府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者若越橫  
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臺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



詳對曰大王欲奉至尊以合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蹈夫差恐天下事去矣太祖曰徐生得無逆詐乎

吳志

丁邕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爲郎以令史次輔也世祖改用孝廉選邕補爲郎邕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以孝廉爲令史職爾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千詔問欲爲郎否邕曰能殺臣者陛下也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

三輔次錄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取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顓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



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士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

晉史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常學戲般其母疾市藥於洛陽賈充問而訪之曰卿居海作何戲仲御曰能戲般耳充因命焉仲御卽登舟鼓柁爲鯨鱗之歌學鯨鱗之狀俄雲霧杳冥白魚躍入其舟充甚異之因就與語仲御不對充整服謝之仲御引車而去弗之見也充乃歎曰可謂休人心石哉初仲御在鄉人也或說之使任仲御勃然作色謂之曰我安能遂俗低眉下意乎聞君之言不覺韓毛競豎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如火炙舌不住齒口不能將兩耳閉塞雙眸俱瞑也遂竟不往

王隱晉書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



自携七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  
共君語君遂張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  
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同食

北齊書

晉隆安四年陳郡周穎文以蘊藻行潦祠於梁先生之  
墓夫子邁志箕穎塵垢離俗骨秀風霜性淳寡欲娶待  
偕隱之儷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魯之郊逆旅吳會  
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牘得人在  
文忽以知命而展其墳芒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  
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連苟踐迹而趣合亦斷金於  
當年

周穎文祭梁鴻文

李敏美姿容善騎射開皇初周宣后樂平公主有女娥  
英妙擇婚對勅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  
選取敏禮儀如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  
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  
進見上親御琵琶敏舞大悅爲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  
白丁耳上謂敏可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邪令  
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敏乃拜蹈舞遂  
於坐發詔授敏柱國

北史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只自許  
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恒持歌舞借人看



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終不忍徒  
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喬  
知之綠珠篇

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  
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  
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  
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  
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  
之所欲聞何以見問燕書

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於聽聲音尤妙二千石相  
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  
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  
相者輒往求之會解瀆侯往相至門問當有至相何憂  
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別數  
百萬修居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爲太子而濟遂至  
司空始學篇注

宋高祖微時嘗遊會不過孔靜宅靜正晝臥有神人衣  
服非常謂之曰起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靜遽出適與帝  
遇延入結交贈遺臨別執帝手曰卿後必當大貴願以  
嗣身爲託帝許之及定京邑靜自山陰令擢爲會稽內



史述異記

樂浪王萬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  
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着紅羅  
襦綉作領碧袖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  
何爲着百戲衣忠曰自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儻服  
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後魏書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承程季者了了人也公  
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變變  
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時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  
安定噎鳩之麥維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氐

背之犢抱罕赤耻之羊張掖北門之鼓燃以銀屑煎以  
銀鈔洞庭負霜之橘仇池車帶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  
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玉屑白如梁甫銀盃既聞香而  
口悶炙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梁吳均餅說

梁武帝時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真  
秘書閣知畫事武帝宗釋佛寺多僧繇畫之時諸王在  
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江陵天皇寺  
明帝置也內有栢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  
怪問釋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代滅  
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拆又金



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卽恐飛去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兩龍騰乘雲上天二龍未點眼睛者見在又畫天竺二胡僧候景亂散析焉一僧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二胡僧告云我有同友離析多時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得之當以法功助君堅以錢帛果於其處購得之其疾乃愈

歷代名畫記

宋世祖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荅曰我

爾日自哭亡妾耳

沈約宋書

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他那之山忽有獅子從地踴出人語謂之曰此山西今有三穴穴中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有刀及槊刀甚多石上有文教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恒暢水劫商族其衆漸盛遂割據波西境自立為王波斯沸菴各遣兵討之及為所敗其王姓太倉名噉密模臚白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王矣

太平御覽

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沈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



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數人賊竟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上有垂組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隋書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枝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

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實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民謠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

楊曰楊柳也

開河記

唐吳道玄窮丹青之妙大約宗師張僧繇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圖之及迴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身心上遣於大同殿圖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順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



大雨卽生烟霧吳生常持金剛經當天寶中有庭光與  
之水名潛畫吳生真雜講席衆人之中吳生觀之一見  
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貌醜何用圖之

唐書斷太平御覽

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帝  
庶人特勅命對御辨析上屢抑瓌而理普思侍御史范  
獻忠歷階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曰蘇瓌國之大  
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聞奏令使眩惑天聰  
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  
不死令聖躬萬福豈有剩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

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唐書

唐太宗每當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曜人馬出入來  
去者意頗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馬叔寶應命躍馬負  
鎗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  
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恒多病病每謂人曰  
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  
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久之贈徐州  
都督陪塋於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  
之功焉

唐書

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  
始令太僕卿張萬歲勾當羣牧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



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頌六監初置四十八監跨蘭渭  
秦原四州之地猶爲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其時天  
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  
牧監方稱使爾後或戎狄外侵或牧圉乖散泊乎垂拱  
漸耗大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  
五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有五萬頭初有羊十  
一萬二千口是年有二十萬六口盛於垂拱唐紀  
大曆初有才人張紅者本與父唱歌丐於衢路因過將  
軍韋青所居青於看街窓中聞其歌喉嘹亮仍有美色  
卽納爲姬其父亦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得其藝頽悟

絕倫當有樂工自撰一曲卽古曲長命西河女也加減  
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間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於屏  
風後聽之紅乃以小豆數合以記其節拍樂工歌罷青  
因入問紅何如紅曰已唱得矣青出給云其有女子弟  
久曾唱非新曲也卽令隔屏唱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  
異遂請相見歎伏不已乘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  
正矣尋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爲  
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使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  
於上前嗚呼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  
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一慟而絕上嘉歎



之久之即贈昭儀常青者本土人也嘗自為詩云三代掌綸誥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將軍

樂府雜錄

波利質多羅香拘鞞阨羅樹香曼陀羅花香曼殊沙華香須曼那華香闍提華香末利花香簾蔔花香波羅花香青蓮花香白蓮花香赤蓮花香旃檀香沉水香多摩羅拔香多伽羅香象香馬香男香女香

事物紀原

後唐時龍輝殿內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薔薇水蘇合油為江池苓藿丁香為林樹薰陸為城郭黃碧檀為屋宇白檀為人物方圓一丈三尺城門揭一小牌曰

靈芳國

德宗皇帝以朱泚之難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從駕至北以見旌旗蔽野上心駭謂泚之追兵疾路至此見梁師嚴震具軍容拜馬前敘君臣離亂流涕久之上喜令震登馬與朕作主人映曰嚴震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宮召映責以儒生不達兵機烟塵時務姑息主帥映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震不知有陛下且今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嚴震為臣子之節上歎之良久震聞特拜謝映時議多之即此川也

唐史

賈直言父道冲德宗朝漏洩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



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洞  
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以勁直  
聞爲鄆帥以糜郡職劉悟殄東平之強直言之謀也朝  
廷以功就徵拜諫議大夫悟上表乞番委以戎事太和  
初授絳郡太守每話所經之事自云始飲鴆志在必死  
卒然覺痛治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放踵不  
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脰其脰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傷  
攻出六濃液紫瘀臭敗逆捨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  
無減始知何遜之好不誣矣自絳除壽春竟終天年七  
十有六

續定命錄

李林甫子壻鄭平爲戶部員外嘗與林甫同處一日林  
甫就院省其女遇平方櫛髮見林甫坐處甘露羹取而  
食之曰縱當華皓必轉髮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賜林甫  
食中有甘露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旦髮毛如磬嶺表  
異錄曰交趾之人重不祿羹羹以羊鹿雞猪肉和骨同  
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之葱姜調以五味貯以  
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嘴銀杓可受一升卽揖讓多自  
主人先舉卽滿斟一杓內嘴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  
杓如酒巡行之喫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錄會交  
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推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明皇雜錄



荀崧小女灌幼而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篤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揚山獲兔向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仍結弟兄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華陽國志

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

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及於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歛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豕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曾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



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耻失寶泰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來會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時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羗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濇無所用刀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撩長安巢穴旣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歿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復用宜急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兵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



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  
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  
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  
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上高  
數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五代史

周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上嘗諫行逢周法大嚴  
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  
一旦自率童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  
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  
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

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婿唐德  
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  
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  
農具而遣之涉世雄談

蜀張雲立朝謬誇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  
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  
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之蜀檮杌

蜀潘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  
怒然發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  
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小詩建嘗至



炆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炆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炆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蜀檮機

蜀王衍荒淫惑於宦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衍皆不從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扁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看覽於前王書史別脩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然整蹕又擬遠別宸宮昔秦王之鑾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却宗祧言將道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亾但恐乖於仁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難於桓溫皆爲不取



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心無  
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綿谷唐師  
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忠義之  
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  
有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  
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見  
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太平廣記  
夏英公旣卒其家客鄆陵隣之謹僧有學解客嘗問之  
曰英公貪而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耳未  
以爲然也他日坐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其生曰往夢

遇公于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在曰爲廬山東  
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遇其故人於興國寺其  
隣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  
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  
清澈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歿夜則復生冬  
結冰於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  
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

福

後山談叢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  
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



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迂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負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于塲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効人求關節乎

涉世雄談

徽宗在藥珠宮早膳李石周誦吳升莫儔入言金人請上出郊議事便回上曰軍前莫有變否朕平日以爵位優卿等今日勿爲小利所誘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額血流仆地俄有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門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堯臣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暗受金人官爵賣國利已上曰若以我爲質得官家固保祖宗社稷亦無恨矣乃行至南薰門番使催行上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爲李石所賣番使以骨朵齧其口仆地上曰勿殺吾忠臣四太子



求王婉容為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歿高宗自真定府逃  
 回單騎至邢州李固渡馬斃冒雨行一日投宿楊姬草  
 舍姬長子若水上書乞勿廢皇帝四太子埋土中亂箭  
 射殺三人姓名不見於史傳而見於曹勛北狩錄伐醉編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為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  
 夏當 孝宗之朝最為得君公亦以天下為任議汰冗  
 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為準通查裁革既得 旨行之而  
 一時侍衛將軍方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談司  
 失于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閔然時駙馬都尉樊凱管紅  
 盔將軍特過兵部為言此輩不宜裁革東山槩拒之凱

積不平適當 駕陞殿凱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  
 用了昨已奉 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眾  
 人遂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執灰帶刀之人皆不在儀  
 衛簡寂恐恐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既退遂宣樊駙馬面  
 究凱奏昨兵部以行裁革去矣 孝宗大聲曰劉大夏  
 敢如此 玉色不怡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  
 了了而裁革之事悉罷 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公  
 忠與 孝廟之有事事機一失乃至于此信乎臣不密  
 則失身一時踈略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  
 門如鼠穴此言可以諭大

谿山餘話



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  
 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  
 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夷狄之  
 亂誅管蔡之罪無所故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  
 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  
 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淮南子

曰三洲人者各一洲人皆孤单竝獨三人闇會樹下息  
 因相訪問老者曰寧可合為斷金之業邪二人曰諾即  
 相約為父子因命二人于大澤中作舍且欲成父曰此  
 不如河邊二人曰諾河邊舍幾成父曰又不如河中二

人復填河二旬不立有一書生過之為縛兩土肫投河

中會父往呼止之曰嘗見河填耶觀汝行耳相將而去

明日俱至河邊望見河中土高丈餘

孝子傳

牛亭曰芍藥一名將離人欲相離則贈之以芍藥也文  
 無一名當歸相招召則贈之以文無也丹棘一名忘思  
 欲忘人之愛則贈之以棘也青裳一名合歡欲蠲人之  
 忿則贈之以青裳也

博物志補

馮玄岳曰焦氏易林其辭古雅秀逸其中皆有深旨如  
 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絕祀言女禍也  
 多虛少實語不可知尊空無酒飛言如雨言讒昌也登



堦上堂見吾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言退樂也南行  
載鎧登履九魁車傷牛罷日暮嗟咨戒行險也家在海  
隅橈短流深企立望宋無木以趨悲寡援也去莘就蓼  
毒愈酷甚避井入坑憂患日生卽詩人蹙蹙靡所騁之  
旨也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喻悅賢  
也長女三嫁進退多態譏不知止也千雀萬鳩與鷓爲  
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畏權貴也大樹之子百條共母  
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翩翩偃仰各  
得其所羨吏隱也五婺解墮頓斬獨宿憂爲身福喜遠  
色也環緒倚鈕斗升屬口羞小可也敝筓在梁魴逸不  
禁乃無政也三姬治民不勝其任又三手六目政多煩  
惑戒多門也東風啟戶隱伏懽喜懷仁澤也葛藟蒙棘  
華不得實疾佞蔽也他如張羅搏鳩烏麗其災如從蝟  
見虎雖危無始如三狸捕鼠遮遏前後如天之與隅堯  
舜所居如酒爲歡伯除憂來樂如簪短帶長出思苦窮  
如乾作聖男坤爲智女如齟齬齧貧鬼相責如鳧鴈  
啞啞以水爲家如精誠所在神爲之輔如躑躅踟蹰撫  
心搔頭如汶山蹲鴟肥脂多脂如戴甕望天不見星辰  
如陰淫不止白馬爲海如方口圓舌爲知樞門如九鴈  
列陣雌獨不羣如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如道涉多阪牛



馬蛇延其語尤奇

山齋雜錄

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  
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于末世則不然矣  
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  
刀筆之吏豈生而察之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  
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  
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  
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不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  
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  
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王粲儒  
吏論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潦慄兮若  
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沉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  
兮收潦而水清潛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愴恨兮  
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  
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  
而無聲鴈靡靡而遊兮鷓鴣啁晰而悲鳴獨申旦而不  
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豐豐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宋子

君家誠易知悠思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  
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



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

馬頭觀者蒲路傍古樂府詩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惟形色麤厲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訟誤非廣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意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顏之庭語

菊花源傍悉生芳菊被徑浸潭流其滋液水極芳馨谷中有三十餘家不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歲七八十者猶不為壽夫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于

此有徵矣又後漢胡廣子伯始為侍中久患風羸南飲此遂瘳焉荊州記

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成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愚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又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隣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恐南游詩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谿以四達故道宛其



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畦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稚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槩不越諸此而近世倣倣充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林下偶談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惘惘欸欸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自保真乎將呷訾粟斯啜啜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軛乎將隨鴛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屈子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聽直於市長  
於陵子澤色亡與辯也市長投座起曰此於陵先生也  
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穢及焉吾牀女尸巷術矣於  
陵子於是漂涕交臆怒不荷言市長曰夫貌不舉于知  
心神不抑于昧已固真人不爲世撼也今亡行亡敢謂  
知先生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謂昧先生而盜先生然  
欣戚偁施庸有以邪於陵子感然曰夫木不戎乎斧斤  
而戎乎斨械者爲身害小而名害大也今珠吾沒齒盜  
孰與廉吾百世盜邪蓋沒齒易盡百世亾忘亾忘誠所  
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立名捷景赴廉奚盜也於陵子

曰子不聞赫胥之上大道百行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  
下元風夏德至人有而不矜迨夫五帝鑿民心心自私  
于是盜德行于五品相委盜知術于蒙樸未開公輸巧  
而衆人愚離朱明而天下瞽矣且其不近盜之日月而  
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聲盜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  
盜之神明茲其情貌非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  
而旅去其廉獨使大盜歸我哀微肩矣須臾有拾遺者  
聞之以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  
子亡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於陵子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  
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  
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  
是卒起身諾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  
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同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  
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  
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  
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  
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  
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  
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  
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  
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  
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  
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  
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  
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  
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鳴  
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  
哉彼卒者頽然其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



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鶴林玉露

容謀者十嬖輩卒封百八人樂於位位感恩然其去

第一百七卷

紀龐部十

補遺四

荒政 四秋 龍逢行謫

伊尹去夏 西伯聖人 九子母

奉三無私 保申之力 不敢飲羊

朝夕芻豢 厲叔死莒公 遺一枝梅

設桃具黍 無一人死 慶吊相隨

增損一字 上林十五池 五侯治喪

嚴君平註老子 交趾刺史 不死藥



老小不堪

名孛星

天賜君策

安息太子

亂不可知

三具巨手

百行四教

何但上下床

旗鼓相當

不負東顧

罵為貉子

表樹開道

二事敦世

求仁斯得

夏仲御

不敢負君王

失一老兵

桐郎東樹

誰復可者

一日之長

聽其軍號

陸君兄弟

崔彭善射

來和好相術

大燕龍興

鈎鰲客

忍字為上

造次不思

賦詩贈婢

百篇宮體

妾賦四愁詩

守義三人

金池龜

針疸

秀才學究

皇后手書

我明盛蹟

青鳥子

三百歲

天下第一

卜法天地

古伏龍地

修西方

青取於藍

十二備問

克殷大安

雲漢詩

徐浩論書

雉朝飛操

誠子書

比之龍象

聲如虜栗

小兒能誦

閱人為世

貌可相易



鳥書

卷一百七目錄

二

聲吹簫栗

小泉滄編

閩人為世

嶽障飛縣

滄子書

北文譜卷

京頌大受

雲冀譜

余武備書

對西式

青瓊杖藜

十二韻問

天下策一

小志天賦

古大韻賦

非明盜觀

青息子

三百歲

搢草

衣木學安

皇司手書

妾頰四續藉

中集三八

金水匯

劉氏鴻書一百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龐部十

補遺四

荒政十二 一曰散利貨謂糧食也 二曰薄征謂輕租稅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謂息力役 五曰舍禁注公無私禁  
 六曰去幾注去關市之征 七曰省禮注謂省吉禮 八曰  
 殺哀謂省凶禮 九曰蕃樂注藏樂器不作十日多昏注  
 不備禮而昏娶 十一曰索鬼神注求廢祀而修 十二曰



除盜賊注饑則多盜不可不去 周禮

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  
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  
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  
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 管子

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  
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為樂臣為  
君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  
功之不能我刑三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石也  
臣觀君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踏春

冰而不陷桀嘆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子就炮烙  
之刑而觀于亡子不知我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  
生休我以炮烙乃赴火而死 符子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  
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上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  
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曰就善何  
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咲曰天  
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

夏適湯 尚書大傳

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



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  
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  
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  
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  
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  
西伯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鬱厄之辭  
困於石據於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  
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  
使我愆兮幽閉牢窸由其言兮邁我四人憂勤勤兮琴操  
魯之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家作者歲祀禮

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  
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  
皆稽首唯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  
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私家  
雖踰婦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  
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而歸列女傳

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  
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頒又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禮記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以田於雲夢三月不返  
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爲保今王  
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  
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  
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  
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  
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贈於丹陽  
之姬兼國三十保申之力也

呂氏春秋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  
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  
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  
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  
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  
如歸焉

家語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  
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  
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  
閉門不納使數之日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  
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



喙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糧者菽粒而食之  
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列女傳

杜厲叔事莒公自以爲不見知居於海上夏食菱芡冬  
食橡栗莒公有難將死之其友曰不知故去今徃死之  
是知與不知無別也厲叔曰吾將以愧後世人主不知  
其臣者也

口口覽

越王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  
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  
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  
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元之州乃處海

陸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  
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不冠則  
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  
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  
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被衣出見諸發乃逐

韓子

說苑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  
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  
黍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  
先王以爲上盛果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



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  
雪果赫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韓子

陳無宇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  
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為祿鶩鴨有餘食士  
不足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所輕死者  
士所重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不亦難乎

蘇秦如齊見王拜而慶仰面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  
而速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之所以不食烏肉者以為  
雖偷充腹而與死人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王之女婿  
天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

強秦繼推其後是食烏喙之類

春秋後語

呂不韋為相秦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為十二記八覽  
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  
金於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增損說  
者以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德  
為準酌以無為為紀綱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式與  
孟軻孫卿相表裏也

太平御覽

漢上林有池十五所承露池昆靈池池中有倒披蓮連  
錢荇浮浪根菱天泉池上有連樓閣道中有紫宮戟子  
池龍池魚池牟首池蒯池菌鶴池西陂池當路池東陂



池太一池牛首池積草池池中有珊瑚高丈二尺一本  
三柯四百六十條尉佗所獻號曰烽火樹糜池舍利池  
百子池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於闐樂樂畢以五色縷  
相羈謂為相連愛

漢雜事

婁護字君卿是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  
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懽心結士大夫  
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敬眾以是服之與谷永俱  
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扎婁君卿之唇舌  
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間里歌之曰五侯治喪婁  
君卿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欲侯護其主簿諫

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久住移

時漢書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  
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  
道王之眾靈赫赫而天王之保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  
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躡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  
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  
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嬖容嘗  
鼎其鬻可知其味也

內苑醜酬

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北開朔方南置交阯刺史建



安二年南陽張津爲刺史交阯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  
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  
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詔報聽許  
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  
與中州方伯齊

交廣記

武帝好方士朔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  
不能使人不死獨取死人藥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  
曰天何可至朔曰臣能上天旣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  
臣上天似謾誕者願得一人爲信驗上卽遣方士與朔  
俱期三十日而返朔等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方士

晝臥朔遽呼之曰若極久不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  
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問朔朔曰誦天上之物不可  
稱原上以爲面欺詔朔下獄問之左右方提去朔啼泣  
對曰使須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  
人何衣臣對曰衣蟲蟲何若臣對曰蟲喙願類馬色  
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慢使使下問還報名曰蠶  
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  
驚曰善欲以喻我止方士也

東方朔傳

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  
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舉移書於子推廟



日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後漢書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兵亂又慘然雲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名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張爲周地星孛十張東南行卽翼輔之分翼爲楚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都雒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也

續漢書天文志

後漢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陰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

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從平陵代爲名

族

太平御覽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雖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唯苦空散離形器行服旣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多有神通



世莫能量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  
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二十餘  
年乃與同學辭訣云卿明經榮勤不生善後然性多恚  
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靈帝之末  
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  
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  
神竹竟未許輒舫卽履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  
不懾影時商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迺降祝曰舫自  
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入廟神告高曰昔吾外  
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邾亭  
廟神週迴千里並無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  
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何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  
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渡山西還中此身滅後恐  
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以立法營塔使生善  
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  
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  
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贊咀數通蟒悲  
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  
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  
豫章卽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暮有一少年上船長



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卽  
邾亭廟神也得離惡形矣

高僧傳

五鳳中濟北王終吉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妾爲姦終  
吉與共被席或晝日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吉親觀產子  
輒曰亂不可知丞相御史奏終吉位諸侯王以置八子  
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而終吉禽獸行亂悖逆人  
倫請削四縣

漢書

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紈素不妄下筆  
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罔張芝筆古伯紙及臣黑皆  
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盡經文之勢方寸

之言

三輔決錄

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爲成婦德闕則仁  
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紝荒矣是以  
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  
克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  
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丸質在邦必危在家必

亡

魏程曉女典

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  
元龍河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事有耶汜曰  
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



上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  
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  
言無所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  
尺樓上臥君於地下臥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魏志  
管輅父爲瑯琊卽丘長輅時年十五瑯琊太守單子春  
雅有才度聞輅一時之俊欲得相見輅父卽遣輅造之  
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多  
嘉賓有雄貴之姿輅旣年少膽志未剛若欲相觀懼失  
精神先飲清酒三升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  
獨使飲之酒盡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府君耶四坐  
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  
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周漢之事但論  
金木水火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  
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造陰陽文彩泛流枝葉橫生少  
引聖藉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劫論難風起而  
輅人人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於是發聲  
徐州號爲神童又冀州刺史裴徽徵輅爲文學從事相  
見親輅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  
別駕前至十月舉爲秀才管輅別傳  
費禕使吳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



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  
次所問事事條荅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  
贈之禕荅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  
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  
不負東顧

費禕別傳

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  
嘗如秀乃罵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  
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  
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遂為  
夫婦如初

郭子

杜預遺令曰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刑山山  
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其冢居山之頂四  
望周遠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文石以為冢藏  
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  
陽城東為將來兆雖未足比刑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  
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故遂表樹  
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當用洛水圓石也

臧榮緒晉書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殮營葬晉文王召雄責之  
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  
又輟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生掩骼埋



爵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  
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  
時殿下讐枯骨以爲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柳仲  
郢先爲牛竒章辟客衛公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郢謝  
曰仰報盛德敢不如竒章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  
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  
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  
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  
受責旣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卽  
與從質正官夫二賢之言理旣順正辭亦暢達能使怒

者忘怨且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彼雖有思好倘遇  
嫌忌遠自遜避背德忘有亦所不惜用情厚薄豈不徑  
庭存此二事以敦世風

鷓林子

陳業少特操沛國桓儼當世英俊避地會稽聞業高節  
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儼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  
曰不因行李以係山陰白樓日從容養高動靜履直季  
世多艱爰適樂土聞高風饑渴語言知乃深隱邈然終  
時求仁斯得勤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

會稽典錄

夏仲御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公王以下莫不方軌連  
軫並至南浮橋邊襍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燦爛仲



御時在舡中曝所市藥雖見此輩穩坐不搖賈公望見之深竒其節願相與語此人有心膽有似冀缺走問舡中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荅曰會稽北海間

民夏仲御

仲御別傳

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得盜馬賊及發塚賊長文引前誘慰時遇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文過也蜡節慶祚歸就汝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爲汝思他理羣吏惶矐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思所宥人誓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也

華陽志

謝奕與桓温善温辟爲安西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王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責

晉書

騫保至檀丘塢上北樓宿暮鼓二中有人着黃練单衣白恰將人持炬火上樓保懼藏壁中須臾有二婢上帳使迎一女子上與白恰人入帳宿未明白恰輒先去保因入帳中持女子問向去者誰荅曰桐郎道東廟樹是也至暮二更桐郎復來保乃砵取之縛着樓柱明日視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檻送詣丞相渡江未半風浪起桐



郎得投入水風波乃息

祖台之志怪

攔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典畧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伯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分一日之長

三國典畧

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面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帝齊斛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婆提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



營以饒舌斥已也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誣  
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  
志竟平其國

杜氏通典

成都王穎禦長沙王又於建春門陸機敗遁走穎誅機  
及弟雲夷三族機吳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惡之成都  
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春門之敗機衆多喪  
牽秀譖之於穎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搆之於內使牽秀  
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爲後軍司馬至是收承下獄  
考捶數百兩裸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承義烈謂承曰二  
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世  
之奇士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  
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寃承喻之曰吾唯  
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慈曰僕又安負君而  
求生乎固明承寃玖又疾之亦并見害

三十國春秋

崔彭善射達頭可汗遣使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  
上曰此必善射聞于虜達所以求請耳遂遣之及至匈  
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鳶遣其  
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連發數矢皆應弦而  
落突厥相顧莫不嘆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繒  
綵然後得歸又曰長孫晟引啟民可汗歸附賜射于武



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民曰臣由長孫大  
使見得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戔箭六雙發  
皆入鹿啟民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  
之一發俱中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資戔獨居多

隋書

來和好相術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和謂高祖  
曰公當王有四海又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  
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代天和三年已  
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國受命光宅區宇  
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  
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愧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龍潛

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  
嘗與竇容之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  
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恐誅殺建德  
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  
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  
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與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  
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  
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說曰是卽臣更無異相于時王  
誼梁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  
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又問臣曰我得無災障不臣奏



江書  
陛下曰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囑未幾遂總百揆  
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

隋書

慕容雋時燕巢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雛三頂上豎毛  
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童雋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燕  
者燕鳥也尾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童甫之  
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  
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雜五行之錄  
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

晉書載記

王巖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鰲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資  
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至篋中曰下釣時取此  
等樣漢為餌其狂誕類此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鰲客李  
怒曰既解釣鰲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以何為鈎曰以  
日月為鈎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

談苑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  
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  
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  
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  
帛以旌之

大寶遺事



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歿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上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可理之不可捨也魏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未選共有一疋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采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傷舉罪人雖疾惡情深實以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唐書

郭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

虛樓續本事詩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



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卽命試太平興國  
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爲題詩云  
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  
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  
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爲式

中吳紀聞

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強取之他妾擬作四愁詩警  
句有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啣牋金盆已覆難  
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又買咲樹邊花已老畫眉窓下  
月猶殘又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  
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窓遙想春相憶書幌誰

憐夜恨吟料得秋來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

本事詩

黃巢陷長安內外隔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  
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地來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  
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實內物不入而支持  
之力數年未盡吾徒受國恩深志效忠赤而飛竄無門  
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不一二年可自敗  
亡矣萬餘因從容謂巢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  
外兵來逼須有備禦不爾固守爲難巢喜卽日選召丁  
夫各十萬人築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  
不輟太倉米竭剝榆皮以充爨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



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琵琶巢頗狎之  
因灸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爲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  
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頓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  
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與妻兒訣別遂入見巢巢  
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  
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  
屠其家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爲官軍所奪巢  
親領兵禦之旣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  
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卽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  
小人中乃有守義如此三人者而萬餘設計尤深可謂

忠矣蓋唐諸君素好遊宴此輩蒙恩頗多故亦感恩知  
報雷海青輩不得專美於前矣

錄異記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  
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  
前苗疑之起執其裾問爲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  
池中龜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廷廣池且及吾穴  
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釋之卽以表聞已而掘池得龜數  
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聶心遠云或謂物  
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  
龜不自知又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

吟嘯集



徐嗣伯春月出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一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鱖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訖痛熱愈甚跳投狀者無數須臾所鱖處皆投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針疸也

太平御覽

王荆公以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於龔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為王氏學世謂黎為模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為轉般

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後山談叢

宋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乘時踐位皇后手書告中外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危十世宜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為遂南渡都臨安年號建炎紹興在位三十六年後元滅之共七主一百五十年

千古一覽

我明太祖高皇帝天命真人興於濠上豪傑貔貅之徒攀龍附鳳一馳而金陵定再發而偽漢平左麾而肅清三吳右指而奄有中上順帝夜逃於沙漠燕雲悉入於



版圖代蜀而明昇受降代滇而梁王授首自是而皇王之業復完正統之傳再續按帝狀貌異常龍瞳鳳目以淮右布衣託跡皇覺下玻伽藍而起義旅首入濠城遂握郭元帥之兵柄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世號洪武自戊申至壬午計在位三十五年如宋濂王禕陶安章溢劉基諸人腹笥五經言稱百代才本王佐學爲帝師直氣吐而星斗寒忠言進而金石裂與徐達諸虎臣並稱一時文武之選 初滁陽王謂李善長等曰朱公子仁文英武可共謀翊衛以定天下遂起兵離采石磯直抵太平太祖曰吾得太平爲根本天下不足平也因訪陶安曰目今羣雄四起海宇瓜分將何以爲治平之策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虎踞龍蟠限以長江大險據其形勝以臨四方向向不克此天所以資助明公也遂命達等起兵誅陳也先取金陵時陳友諒殺徐壽輝據江州稱帝張士誠據高郵都蘇州稱王方谷珍據浙胡玉珍據成都陳友定據福州何真據廣東劉益據遼東皆次第滅之然其躡蹠羣雄必先漢後吳者誠恐二國接壤交結故欲剪漢之羽翼先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使吳人不敢西向無內顧之憂然後得以麀僞漢而讎之漢旣滅而併力向吳金魚籠鳥何所假息



此聖祖所爲神筭也 帝有漢高大度南登大寶卽祀  
尼父以培道脉建大本以訓儲貳封同姓以固諸藩賜  
鐵券以報勲戚且文成頃刻制協典謨寶訓寶錄永爲  
金匱石室之藏甘露慶雲具見敬天勤民之實真所謂  
得國之正功高萬古獨秉全智家法嚴而兵政有統哉  
但殺戮無辜不無感傷元氣耳 又帝尊號未上卽建  
宋社以重邦本大功未就先設庠序以隆教化舉鴻儒  
以置帷幄求遺書以備省覽宮禁有關睢之美宗藩有  
行葦之親南郊以祀天地紀元以統曆數祀神則功臣  
帝王而五岳四瀆之封盡革取士則經書性理而諸子

百家之陋悉釐嚴善惡則有大誥三篇明功罪則有大  
明一律定官職而上下大小相屬備儀制而尊卑貴賤  
相安重農事則歲時有種桑之法歲暮有給鹽之惠訓  
官僚則都督有五事之規御史有九節之諭固邊圉則  
嚴陝西甲冑之修塞河南城池之險制外夷則責安南  
方物之貢抑高麗請謚之失文官不許公侯貴戚不預  
政事藩鎮不許擅殺官軍不許擅調宮殿成疏大學衍  
義之言絹經營稼穡之事罪人得毀陳氏縷金之牀碎  
元人水晶之漏他如服舍之制器用之宜三代之樂五  
方之音真備帝王之所未備行書契之所未行者也

千古



青烏子稱山望之如卻月形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貴山望之如雞栖葬之滅門山有重疊望之如鼓吹樓葬之連州二千石 相冢書

黃帝少典之子姬姓也生于壽丘長于姬水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以土德王有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歲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亾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帝王世紀

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瓷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祕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眼温州柑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鼓簡寂觀苦筍東華門 陝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袖中錦

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若先王定國必先龜筮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為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



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史記

金陵古名之為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為句金之壇懷

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

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名金陵陶

洪景云大茅山尚有數坑名金井山之近東諸處碎石

往往皆有金砂真誥又云水色白都不學道飲此水亦

令人壽亦津液之所漑耶真誥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可

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毘尼藏而

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即入底

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淪于濁蓋作阿僧祇黑業臨終

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黑

業如冰遇火不能為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

提木叉戒也毘尼藏律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

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迦地獄也阿僧祇無數也安養記

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

於水其直中繩以為一其曲中規操使之然也是故不

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不聞

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孔子曰吾終日思之不如

須臾之學吾嘗岐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升高而



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  
龍生焉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水流無以成

江海大戴禮

柳偃年十二見梁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  
何句美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蘇世長十歲上書周  
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曰  
為國不侮鰥寡為政以德溫公曰夫人當孫提相聚嬉  
戲曾隊負之不殊也及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矣乃  
於此時即能諳誦典籍尋繹其義進趨巖廊之間雍容

谷間之際且能勉君以德為政與夫愛民之事雖碩學  
宿儒之對不是過也自古能以幼慧聞者多矣未有如  
二子之言為可用也回視世上兒子豈不徒紛紛乎  
諸史

偶論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與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  
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

太平御覽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焚我心瘳  
暑憂心如熏

毛詩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  
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  
何有焉字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  
令大大感令小疎肥令密瘦令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  
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豎不令平峻不使傾  
捷則須定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

太平御覽

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  
嫁於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

當喪哀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  
於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安果  
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  
操故曰朝飛琴操曰齊犢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見飛雉  
雌雄相隨感之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羣遊  
於山阿

太平御覽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  
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  
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  
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



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羊祜誠子書

達磨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龍象言其力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象龍

傳燈錄

楊用脩曰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如感栗也合於莊子萬竅怒號之說

而可以為幽風一之曰感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於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

代辭編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與同寺慧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恭往荆陽訪遠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然共敘別離三十餘年同宿數夜遠言談泉湧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無所說得也恭對曰為性闇劣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得一部經乎恭曰唯誦得觀



世音經一卷遠厲聲曰觀世音爲小兒皆能誦之何煩  
大汝許人且往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登道果豈復  
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大是非闇鈍懶惰所爲請  
與斷交願法師早去毋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  
佛口所當尊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  
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卽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  
經是法華普門品遂講數百遍如何欲開人耳乎恭曰  
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  
弃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祖座繞壇數匝頂禮昇  
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牀坐聽恭發聲唱經題異

香氣氤氳滿房宇及入經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  
嘹亮振空花則零霏滿地誦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訖  
花樂方歇慧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慧遠臆穢死  
尸敢行天○日之下乞賜暫留仰聞教誨恭曰非恭所  
能諸佛力耳卽拂衣長揖治流而去

續高僧傳

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  
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  
治古之時積美於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  
於無聞如擊拷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  
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媾市之



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猝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拮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靈雞暗於時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

幸歟

子華子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秃髻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鬣之不茂也

孔叢子



之不效

此其端

賀聖王

晉望師

育音面

外祖

第一百八卷

紀龐部十一

補遺五

渾天儀

道在尿溺

心鑑

太公餘智

諾臯記序

偏上偏下

東閭子

東丹王

桀力紂勇

盜賊義士

趙子柴子

蕭奴郭童

誰定吾文

馬援好騎

禁上書

辨妖

象泣

撰志

妾崇

唐宗玄

讒讒人



三沸法

皇帝救得

草詔

萬花會

書謗

鶴生卵

巢居穴處

非君命不可

孝廟九事

高源孝子

廷杖

髑髏王

元伐改元

元代亂興

靈芝誦

卜誌公塚

選民間女

平處州寇

勦蜀盜

侯端

劉鐵漢

回生

廣中賊

吳人尚奢

文士仙去

嘉謨蚤識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厯部 十七乙

補遺 五

葛洪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浮居於  
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  
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  
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  
運也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天之出



入行于水中爲的然矣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  
少許爾漸而西行先經東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  
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  
然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  
不繞地北去則渾天之體信不誣矣劉仕義曰天地有  
物之大者也天體應有軀殼內外皆水有通竅焉然則  
天之外水矣其必復有天乎不知如此天者凡幾也天  
之外水矣其必有窮際乎不知窮際之外又何物也推  
論至此七聖皆迷

新知錄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

東郭子日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  
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  
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

南華真經

鑑者心也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  
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  
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  
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  
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  
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



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五鑑篇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忘炙籩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忘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劉向雜言

段少卿諾臯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竈下之駒掇莊叟說戶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觀委蛇而病愈

諾臯記序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亦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



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子彙

遼太祖阿保機二子長曰突欲

遼史名陪

次曰堯骨

後改名德光

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遼主滅渤海

渤海北海之地今哈密扶餘也中國

之滄州景州名渤海者蓋僑稱以張休盛

改為東丹國以倍為東丹王其後

述律后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危哉不如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立石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太山太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越海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六年也明宗賜與甚厚賜李姓贊華其名也以莊

宗妃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東丹王有文才博古

今其帆海歸華載書數千卷尤好畫世傳東丹王千角

鹿圖李伯時臨之董比苑有跋宣和畫譜列其目焉

稅

林伐山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鉤索其臣捱移大戲水殺黿

鼉陸捕熊虎帝王世紀曰紂能倒拽九牛撫梁易柱墨

子曰紂生捕兕虎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

兕虎尚書大傳云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

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民往奔湯乃與其

屬五百人徙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海外有人與五百



人俱去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紂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於牧野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鬪故也周之得大封建異于商亦以有同惡五十國可滅耳然則桀之失人心固甚于紂湯之取桀亦易于武王而紂得禍之慘所以遠過于桀也

集

弁州別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賊盜無義士乎

偶書

戰國趙奢之子括括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而不謂善也及長平之役趙且使括代廉頗將而其母上書言括徒能讀父書不可使將乃卒將括而括敗歿國幾亡五代南唐柴克宏者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材克弘請效歿行陣而其母亦表稱克弘有父風可為將後克弘常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者則有矣乃二母不特知子亦知將也

金罍子



蕭穎士傳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  
非不能去愛其才耳赤脚長鬚知愛才乎蓋亦陸沉于  
人笞罵間矣後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  
供給洒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為求近我乎昭曰蓋  
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  
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  
泰一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  
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顏  
色殊悅穎士奴蓋亦陳國童子之流而史以人微逸其  
名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  
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  
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嘗嘆此達言以為美談子建之言善矣任昉為王儉  
之簿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  
子定吾文正用此語

容齋隨筆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表曰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皇帝時善相馬  
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



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鬚丁氏身中借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劔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腩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劉仕義曰武事尚強而馬之用爲急則援之相法不可不知也雖然有說馬相

其形尤當相其神者伯樂使九方臯求天下馬得之沙丘反報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或以讓樂樂曰否臯所觀天機也所謂天機其神之謂乎故曰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通於此說者可以盡相法矣是又不可不知也

劇談錄

光武禁上書人頌言聖然賢主也秦政自以德兼三功過五故合崇其號曰皇帝其焚詩書惡人以古議今也削謚法惡人以臣議君也蓋愚天下而傲然以獨聖已矣然人至於今愚之光武得天下過湯沐里召父老賜復一年父老請復十年曰天下至大日復一日安敢遠



期十年此光武之所以慎守天下而延祚長也秦政自  
以為祖皇欲子孫以一遞萬而無窮然不再傳而白馬  
出關赤龍當天矣

金罍子

京房易妖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  
下無後而宋書稱晉有兩女子一陰在臍上一在下皆  
淫而不產晉五行志云有陰在首者居揚州有一男子  
二陽累生俱能行人道而淫

弁州別集

晉時南越致馴象於臯澤中養之為作車黃門鼓吹數  
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  
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啓之欲殺象  
象垂鼻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以朝議以象無益于事悉

送還越

晉諸公讚

隋大業初勅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濟及龍川贊治侯偉  
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  
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為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  
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達宣勅責  
威等云晉漢末三方鼎峙立大吳之國以人物稱故晉  
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  
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  
名都自陳平之後碩學通儒莫非爾彼至等著其風俗



乃爲東夷之人度越禮義于爾等可乎然於著述之體  
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卽日勅遣秘書學士十八人脩  
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  
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郎虞作序京兆郡  
風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  
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奏聞去取聽  
勅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付世  
基擇善用之脩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敘山川則卷  
首有山川圖序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  
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  
卽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爲時所重云

許智藏傳秦王俊有疾上馳召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  
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奈何  
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  
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卽發癩不可救也俊果數

日薨

隋書

唐玄宗初政勵精三十年間良輔柄用姚崇尚通宋璟  
尚法張嘉貞尚史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  
九齡尚直明良泰交政治畢舉以故開元之盛輝映史  
冊迨天寶初惑於楊太真之狐媚相林甫寵祿山溺彼



愛河釀茲禍水竟至乘輿播遷息喘岷蜀身辱位墟幾  
 於亡國賴李泌郭子儀諸賢才殲夷叛逆奉迎西還幸  
 矣明皇過劍門關詩曰劍閣橫空峻鑿與出狩回翠屏  
 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  
 在德嗟爾勒銘才噫吁悔心之萌已墮甌矣臨潼驪山  
 之温陽有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  
 蠱瑤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况  
 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電  
 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  
 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

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馮子振題楊  
 妃病齒圖曰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  
 動地來天下痛噫吁豈非後世之炯鑒哉 新知錄

唐沈顏著讒國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國也  
 是以子胥殺而吳亡李斯誅而秦滅伍尚死而楚昭奔  
 屈原放而懷王囚故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  
 國也 見唐文粹 陳子讀之曰夫佞讒國而已乎讒夫鼓舌也  
 因申其義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是以  
 吳既亡而宰嚭沉 見劉向說苑 秦未滅而趙高族楚昭奔而  
 無忌誅懷王囚而靳尚刺 見戰國策尚為張旄所刺史記上官大夫正義曰王逸云



上官尚余故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嗟夫此義明庶其爲佞人屈軼其有豸乎金壘子

李約汧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壘壘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因話錄

馮道事契丹耶律德光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謂契丹不至夷滅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道所對是俳語亦是

禪門轉語老賊真有伎倆譚輅

宋汪藻字彥章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其不許入貢詔略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美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詰仍無縮黃麻取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孫覲傳墓誌

東坡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旣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奸民太病之餘始宋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



洛花識者鄙之曰此宮妾愛君之意也

茗溪漁隱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咨白

容齋隨筆

淵材迂濶好恠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

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邪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上敗道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自今陰孔子佛老之語餘皆勘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

墨客揮犀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卽洛之道德坊營第其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壞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邵雍堯夫見富鄭二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

塵史

耶律楚材傳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



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  
囚係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  
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  
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  
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予謂此晋卿精於數知帝當且  
起又知天下多冤濫故乘帝疾行之術也然亦多幸免  
矣非法也嘗試一爲之異時且有左丞相疾革家人請  
赦重囚者矣按是年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  
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帝崩於行在所

金剛子

宋臣紀孝廟九事蓋高宗初過德壽宮凡供奉人各撥  
一半謂如御服所十人撥五人絲鞋所八人撥四人之  
類旣撥住內侍奏乞人補填孝廟云更不須得朕無所  
用此國家賦財有限若諸處收補填闕須頓添數百人  
請受國用何以支吾竟不復補○高宗絲鞋兩日一易  
御服三日一易孝宗絲鞋兩月一易御服弊則易之或  
時浣濯補紉○孝廟旣過重華宮有一淨齋終日宴坐  
其間止有一卓案上沓書籍一部圓硯一隻筆兩管墨  
一錠紙兩軸四旁無他物近璫嘗奏高宗留下寶器圖  
書不可數計陛下當時取觀玩略享之孝廟云不然高



河書  
十三  
廟波江成中興之功業德盛大故合享此朕無功德豈  
可享用璫云留在庫藏久必朽蠹取而觀玩何損也孝  
廟云此皆是直錢之物高廟所寶萬一將出或至損壞  
便是不能守也至後皆鎖閉不啓○慈福慶壽壽皇新  
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哥尋常不曾着此衣  
服今何故如此壽皇對云政為媽媽萬壽獻杯之故慈  
福云哥哥可謂孝順喜形天顏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  
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至於涕下翌日取此御袍置  
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為我獻壽特為此服也○元夕  
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集坐間壽皇云聞得外

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嗣秀王對云此不可強壽  
皇云此如何強得嗣秀王云緣連年豐稔民間稍康所  
以致此壽皇云是是嗣秀王因問元夕壽皇聖帝對此  
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  
十五日不飲嗣秀王云是夕如何度壽皇云是夜鼓琴  
兩曲人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賞月已而飲湯一盃至  
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又云人  
主没人道得若不自制禁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酒  
一事也○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極薄壽皇語之云  
莫不嫌太簡薄否人飲食盤案雖極豐腴所食不過一



兩箸其餘皆作踐了何如分作一兩次既不作踐又可  
頻相會也○壽皇極簡嚴不甚發語雖宴集拱手終席  
對諸璫不呼其名止呼其官而已○壽皇坐側有一牙  
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樽至出白籤斟止半盃  
出綠籤則滿汎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二三而已○近璫  
奏當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轉運司應  
副壽皇云我在南內豈不知朝廷無錢臨安轉運司亦  
窘向來高宗緣德壽宮闕錢所以朝廷極力應副今我  
與嗣君是一家事此間並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宮  
中錢修不必關聞南內遂以重華庫錢計料翻葺更不

官差一匠及一夫

經鉏堂雜誌

高源僉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  
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  
他事誣源既係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是源所居  
鄰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  
辜悉詣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  
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事  
與本朝王振以嬰僕之言釋薛夫子類金罍子  
虜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  
杖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旨意者則去衣卧地令侍衛



洪書  
之人以杖筆數足則止名曰御斷攷金史自平章而下  
俱然今之廷杖其殆是乎第古刑不上大夫則士以下  
亦所不免耳 虜庭事實

契丹之先一主曰乃呵特一鬪髀在穹廬中覆之以氊  
人不得見若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  
事已卽又入穹廬復爲鬪髀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  
復有號曰喎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  
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後一主  
曰晝裏眠呵堆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一次日復滿  
二十口皆極怪異 葉隆遠志

元太祖起龍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  
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  
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  
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嘗言  
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臂兩手的此其  
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時國正論謂之臺綱後世  
漸徇私情謂非親不舉非讎不彈執此之論反謂當然  
而國論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極太平王燕帖木兒  
爲相卽用其弟買里古思爲御史大夫太平旣敗繼用  
秦玉伯顏爲相卽用其兒子脫脫爲御史大夫幸脫脫



聽其館客吳行可之說發其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  
脫脫爲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爲御史大夫及脫脫見  
貶荅麻矯詔酖之遂以荅麻爲相卽用其弟雪雪爲御  
史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  
奸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  
及其末世省臺要任乃皆萃於一門殊失養猫捕鼠畜  
狗防奸之意幸其才智短拙謀不逮心旋至敗滅向使  
莽操懿温之倫居之元已不迫順帝而後宗社  
爲墟也

元初有王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勘定其後天下處處  
盜起陝西有金娘子江西有歐道人山東有田豐襄陽  
有莽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趙四川有旻眼子各  
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淮寇湖廣皆屬徐寇  
惟此兩枝爲盛

草木子

明高皇帝命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爲  
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之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  
不寤明當誤事卽爲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  
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上命作頌醉甚誤  
不爲今無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  
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卽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爲急



懷之入朝上迎謂濂頌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此非  
學士筆也宋又愕然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臣實  
以賜酒過醉未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爲之上曰此生良  
勝汝立召見卽試以一論五策方立成上覽訖復顧宋  
曰渠實過汝卽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往禮部宴  
命宗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上曰斯人何傲  
因不留俾爲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賚汝今  
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文皇  
旣卽位問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對遂召之數往返  
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被斬衰行哭旣至令視草大

號詈不從強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爾十族左右問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

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爲方友者殺之

吾學編

太祖建壽陵將遷寶誌冢祝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瘞

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函

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函上覆以無梁軌

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食其一歲而周焉

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績俄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

野記

高皇帝嘗選蘇杭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



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留者纔十四人賜金其家餘悉遣歸永樂間又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庭教宮女刺綉縫紉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有吳江吳家婦陸氏與馬有子遺家至宣德間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常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刲股與食陸甦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帛勞遣之至旅而卒歸櫬先墓人爲作吳孝子傳子名璋生子洪由進士歷仕南京刑部尚書野記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和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於山勞而無獲孰若取於人一舉而有餘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



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  
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  
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  
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  
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栢舖  
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  
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  
劫車盤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  
千往併戴禮兵至十二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  
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寇賊  
盡掠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  
數萬入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衆數  
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  
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於松  
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衆從之遂掠府  
城守臣遣使從温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叅  
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  
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  
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  
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於張



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  
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  
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鱗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  
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  
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  
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  
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  
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  
遣人求撫寔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  
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

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  
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  
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噐仗稱  
是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  
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  
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齋榜  
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與誓賊乃  
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歸山中賊首葉仁  
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  
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



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下等三百  
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稅撫  
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  
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  
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  
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  
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息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  
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賫入山再招之陶得  
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塞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  
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且露布以聞楷

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王者議楷無

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

罪得放歸

平處州寇紀

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  
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仁寧劉烈反僭稱  
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  
劉烈衆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  
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  
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  
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



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  
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於鎮坪茅坦擒廖惠斬  
之藍廷瑞合鄆本恕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  
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  
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  
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  
會林俊檄叅政曹祥叅議錢朝鳳副使龔勉仁僉事李  
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  
副總兵閻綱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叅議方璘都指揮李  
玉樊燁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  
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熨斗埧賊見官兵追急  
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  
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  
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  
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賊雖詐  
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實無降意違所約  
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  
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  
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鄆本恕來見



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壩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巡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已女嫁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

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大監韋興加祿米十二石俱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令事吳景僭號稱王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鬍子擁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勦藍鄢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有衆數萬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岡等關官兵禦



之又攻東鄉永澄漕諸處羅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  
百戶柳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  
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  
會洪鍾及巡撫松藩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  
俊駐江津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  
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  
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叅政邵蕡知府劉  
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砭兵至并力禦  
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  
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砭等  
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  
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  
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  
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  
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鉞窘復吏何定何士昂揀免  
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兵仍遣生  
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其黨李廷茂  
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不至高  
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  
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听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



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埡  
小埡月埡各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  
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  
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  
百餘人餘衆墜跌崖壑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  
驢騾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  
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官兵  
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  
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且言聚衆候明年復來共  
約前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女

亦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  
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  
知不爲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 上允之臺諫屢疏  
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  
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內江崇慶之境  
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  
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  
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鄙方任四大寇差  
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俸次平內江崇慶之寇  
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平蜀盜紀

卷一百八

補八



懷遠將軍侯公諱端金山衛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十三年倭船十三猝薄城南官民出走公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團屯住單騎至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走舸御尾而進公望見當先一船有一衣紅人知是夷酋遂策馬入水沙水深浪湧馬鞞護水不能前公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卽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船悉衆而上公料其勢衆銳未可櫻其鋒且慮其識放箭時所坐白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封羊血以塗其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團卻領軍出南門不重彼已輕與交戰全軍潰遂南門入公在

團下令持束薪同盡入城趨至賊船悉焚其十三艘賊遽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亦窘矣公遂率衆前至東門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吊橋斷公祝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不爾我與若俱死矣馬奮然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墜一劍於地馬啣起授公公既入西門回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且馳賊衆咋口好將軍也至衛前賊以所掠布疋旁午於途以胷馬足欲生致公公以一劍挑布以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搖手驚爲神人云又以長鈎鈎公着左膊公不爲動墮甲四片而去遂出東門復集



散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盡殲賊衆無一生還者公平  
日以膂力聞府治獅大文許以腕挈之行十里餘又嘗  
馳過坊交抱楣上兩股挾馬懸之人尤驚異南滙地方  
有虎傷人公格殺之烽墩下至今土人呼其地爲候公  
殺虎墩云

文獻通考

正德時代州有劉鐵漢者長蘆鹽運使斗山劉公繹也  
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瑾初擅權正急於貪或告瑾  
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  
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  
近他枷者多十日餘卽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

王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遣家人藥一  
丸日日剝一分服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  
以一丸藥納之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  
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  
太宰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  
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爲鐵漢云  
見聞錄

隆慶丁卯張水部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歛恍若  
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玉孫友愛故來報



汝水部因昇弟屍徙至野廟中走關公祠祝曰俟於先  
主異姓也猶能情篤某親兄弟柰何相棄於此死之日  
爲孟秋晦日迨是中秋矣水部視其魄不陽亦不化背  
腹相湊若無腑臟者水部私念營魄能無離乎我嗷嗷  
然隨而哭之魄不得載營矣偕一僕屏息廟中夜不敢  
舉火旦走候祠捧明水一盂燔祝辭投水中歸以沃屍  
榻頽扶其口以五分瀝之頽有泚水部喜籲侯彌急一  
夕屍起熱然立立忽仆僕走告水部曰幸矣似有生矣  
水部急入提其耳曰某在斯締聽之微有息又低語曰  
弟來弟來已乃喉噍然聲出謂形不類已詫水部水部

按方寸間指之曰是非爾乎因撥其目微若欲視者則  
索鑑求照見其口鳴而鼻張漆漆然循其兩股至於腹  
流絡轉動忽起坐但服湯數旬而復自歿至甦凡十有  
八日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比部郎弟名堯文癸未  
進士任衢州守昔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非真死也其猶  
在夢境乎張仲子旣死而力回之神哉 回生傳

萬曆壬午四月間廣中蛋賊肆劫于番南東順之間撫  
之甚夷而當事貪功奏勦于時偏將沈茂麻鎮都趙陞  
等會同海道副使閩朱公東光發兵出海朱以梁文統  
精勇數十百人駕三四艘自衛期各將于波羅廟及朱



船至而諸將皆退遁不果來朱復進約三十里而所稱  
獅百脚蛋賊以五十艘來薄朱船梁文乘風縱火挺刃  
而前奮擊大呼賊皆糜潰降賊舟三十餘艘而歸至沙  
灣諸將皆蟻船相待船有浮獲潛問之則皆此灣良家  
男女也梁文徧語諸將曰殲賊所以安民今擄民爲賊  
公等踰於賊矣且國法可奸獨不畏天道乎諸將不納  
梁文遂舉所降賊舟與之悉捨所浮男女約千一百有  
奇於是沙灣家以沉香貌梁尸祝之梁文盲一目村人  
呼之爲獨目梁沈繼山司馬戍嶺南身所覩記惜此人  
當今無識而怜之者因語其友姚氏異聞之採風者收

之雜記使千古之下知有此人爲誅降殺順者之戒

見  
聞錄

吳樵嘗論吳人尚奢而爭勝所事不切寧擿百萬錢嫁  
女不能擿十萬錢教子弟此風今時尤甚昔王荆公次  
女適蔡卞夫人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之聲已聞於  
外神宗一日問荆公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荆公  
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  
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夫以宰相嫁女具一錦  
帳尚猶如此顧忌今士庶之家其爲錦帳者多矣黃曾  
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



計乃可有望此言說與富翁則未有不咲其迂者吁世  
間顛倒相一至此乎

白拂齋紀

自古文章之士補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冲美秀  
特之氣見予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為則去有所歸固  
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為華陽洞主司馬  
季主委羽托化南華冲虛各備仙職嵇康郭璞並著兵  
解曹植為遮須國王蔡邕為脩文郎劉楨徐幹王粲俱  
為侍中王茂弘為尚書令陶隱居為蓬萊都水大監魏  
鄭公為太陽都錄大監李長吉召賦玉樓記杜右馬總  
為六押大都統白居易為海山院主韓退之為真官寇

萊公蔡忠惠俱為閻浮提王麗籍為玉屋山君韓魏公  
為紫府真人石曼卿為芙蓉城主王平甫為靈芝館仙  
官蘇子瞻為奎宿一云紫府押衙劉景文為雷部掌事  
沈文通為地下曹司杜少陵生前為文星典吏及其歿  
也又與李青蓮輩俱優游江湖稱散仙近顧太保鼎臣  
嘗三寢徐昌穀任第二殿帝君後陸詹事深將終之夕  
亦預寢之其事尤竒怪錄司命治雲臺出周顛為鬼官  
司命季札為北明公賈誼為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  
不當謫遷太山司馬郝鑿為南門亭長臧洪為北斗天  
門亭長紀瞻為北天脩文郎與虞譚更直守天門顧和



爲執蓋郎温太真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王嘉徐庶何  
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常前中衛大將軍孔融  
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爲  
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

宛委餘編

李嘉謨世爲章丘農家劉豫初僭位外示節儉而內爲  
淫佚人多獻妻女姊妹求得官免罪習以成風又行偶  
語之禁喜拊刻之士豫妾至一百七十人子麟妾至一  
百二十人嘉謨父懼禍見其子年少精敏玉肌瑩白遂  
命以四郡強壯應募爲雲從親衛子弟時麟駐軍魏博  
投謁於靈巖山谷間冒雨出雲樹中軍從皆竦立而視

及拜麟馬前辭旨清辯了無懼色拭雨退立色愈明潔  
精彩射人一時軍門呼爲雲中仙子麟遂留幕下稱帳  
中小李月餘豫見問之自言與李儁侍郎通譜時儁亦  
受僞齊官豫妾錢氏有女玉英豫所鍾愛因納爲婿常  
與麟並馬出入寵幸無比豫欲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  
拜錢氏強之嘉謨泣曰我本章丘小民一旦際風雲身  
極富貴文不知筆硯武不識干戈寵冠三軍富當萬戶  
吾何德以將之玉英亦曰父母爲帝后女爲公主都尉  
之職古今通典視君才貌爰出流輩雖辭之似不能免  
嘉謨引妻屏語曰吾非不知都尉之榮然視汝父母兄



弟皆無遠圖昨聞遣劉從善爲河南浪沙官意在發掘  
宋家陵寢吾苦諫不聽且虐割小民斬戮忠義其敗亡  
可待也吾與汝身尚不知所託况更思濫高位自速夷  
滅乎妻曰今將柰何荅曰我但言欲待汝生子後受爵  
汝當從中勸止之伺別圖他策或可免禍也由是竟不  
拜官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每獨出則儒  
衣緩帶僕從不過三四人恂恂如一書生路人不識者  
不能知其爲貴婿也及劉豫敗與其妻逃入荆湘汎舟  
爲商竟得免禍初王英特父母之愛所得賞資金寶鉅  
萬悉遣親信以漸運送章丘藏諸地中後金以李傳改

汴京同知副留守嘉謨始歸遂成富家翁

巨史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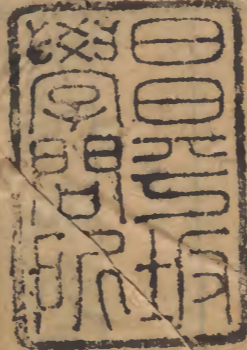
一百八卷終

鴻書

卷一百八

三三





一百八十九

三十三

三十三



